



“做人要厚道”，这是一句电影台词，现在大家当成了口头语时常挂在嘴边。做人要厚道，做媒体也要厚道。

前些日子，一则消息说一种“巴拿马病毒”在香蕉树中蔓延，要不了多少年“香蕉会灭绝”。这种“蕉癌”是香蕉世界中的“非典”，而且病毒还在四处蔓延，已有多个国家深受其害。随后，社会上便出现了“吃香蕉致癌”的传言。

这传言让蕉农们承受了巨大损失，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香蕉主产地海南。

有后来的消息为证：海南“大量香蕉滞销，价格猛跌，原本每公斤3元的香蕉跌至每公斤0.2元仍无人问津”，“香蕉产业遭受重创”。

巴拿马病毒其实不过是香蕉生长过程中的一种病害，只要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这种病就不会继续蔓延，这些年我国一些香蕉产区已经在控制此种病毒上取得了成效。而且

患病香蕉树是不会结香蕉的，现在只要香蕉能够生长成熟就说明香蕉树没有染病，更不存在“吃香蕉得癌”的情况。

但是，由于一则引用概念错误、人为夸大病害后果的报道，引起社会误解几乎摧毁海南香蕉业一年的收成。

传言倒是像巴拿马病毒一样四处蔓延，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在此期间海南香蕉业每天损失在1000万元左右。

面对海南蕉农们遇到的这场浩劫，海南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努力保护海南香蕉品牌的声誉。“紧要关头，《焦点访谈》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了我们宝贵支持，特别派出采访组来到海南，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播出专题节目，用翔实的调查，有力回击了不实传言。作为国家权威媒体，《焦点访谈》维护了海南蕉农们的利益，维护了海南发展稳定的大局。”这是海南省委宣传部后来专门给中央电视台写来的感谢信里的话。

就在传言四起的时候，我们

《焦点访谈》记者黄剑在观众来电中发现了许多蕉农的告急信息，进而在网络上搜索，发现网友们对“蕉癌”的议论有上千条之多。黄剑立即把情况告诉了我，随即选题以特殊情况处理的快捷方式电话上报。领导的回答都异常干脆：“同意”。

黄剑马不停蹄，下海南上广州，采蕉农访媒体，三天后有了

4月7日的节目《蕉“癌”之惑》。

依托巨大的收视群体，节目澄清了事实。当晚8时30分，农业部发出紧急消息，也对“香蕉致癌”的谣言进行了澄清。播出之后，各地商家纷纷赶赴海南，随后香蕉价格一路上扬，很快恢复到正常价格。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海南省委宣传部在节目播出后都给中央电视台发来信函。

农业部的来信说：中央电视台“有效地澄清了真相，消除了消费者的恐慌，对恢复海南香蕉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海南省委宣传部的来信更是评价这期节目是“一场及时雨”。

节目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反应，我们自己感到欣喜，也感到意外。

4月29日，我忽然被台领导叫到15层会议室。一进门，领导就让我们看摆放在房间中间的那几簇散发着独特清香的海南大香蕉。原来，这是海南省委和政府代表蕉农们送来的心意，同时送来的还有按着蕉农们手印的感谢信。

以前，我们接到的农民按手印的告状信不少，可接到按着手印的感谢信还真是第一次，我们的心里暖暖的。会议室里青青的香蕉暂时没有办法吃，我费了吃奶的劲把一簇香蕉抱上18层，放在《焦点访谈》的办公室。然后用手机把香蕉拍了下来，准备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

来人走后，台领导特地嘱咐我们总结经验。我们记住了罗台的话：监督报道体现媒体的责任，新闻报道同样体现着媒体的责任。同样一则消息，把握事实准确与否，可能让一个地方受益，也可能让一个地方遭受巨大灾难。

做人要厚道，做媒体也一样要厚道。

先垂范的庄严誓言，体现了共产党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和严于律己的崇高境界。党的干部不论职位大小、级别高低，都必须勤政廉政，都必须按制度办事、按规定办事、按法律办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这是我们党政治清明、事业兴旺的重要保证。

然而遗憾的是，时下有少数领导干部一听到刺耳、把善意的批评当作“挑刺”、“找碴”，是与过不去，于是乎搞打击报复，弄得敢言者噤声，

对检察长的监督，先从监督我开始，省院党组成员、全省检察干警的眼睛都盯着我。这是某省检察院检察长在最近召开的检察机关加强领导班子作风建设专题会上，面对该省三级检察长和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委会委员和专家咨询委员的郑重表态。

## 可贵的『先监督我』

周德群

禁制，“不怒自威”。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之一是，从思想观念和作风上端正“主人翁”的责任感，乐于接受群众监督，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其实，你越是主动

但愿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才能令行禁止，其教训可谓深刻。

欢迎群众监督，就越能经受住来自社会的各种考验，保持自身的良好形象，乐于接受群众监督，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其实，你越是主动

兰英激动地说：“马老师，你给我的帮助太大了。”她还告诉我，由于我的资助，这次她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是她们寨子里第一个大学生。我们都高兴地祝贺她取得的成绩。

夜深了，兰英要回寨子去。我们送到宾馆门口，目送兰英姑娘在皎洁的月光下渐行渐远。街上虽然冷清了，但我们的心理却仍然难以平静，在为苗寨走出来的新一代越来越强而高兴，他们将会为苗寨未来的发展带来希望和寄托。

后来，我无意中从老太太读小学的孙子口里探得“秘密”：原来他们在交换隔日报纸。老先生是退休老师，一直订《文汇报》，老太家常年订《新民晚报》，为使对方能够阅读自家订的报纸，02室和01室“约法三章”：定时定点交换隔日报纸。

因交换已成“日常行为”，故每次没有“闲话”，形状颇似“接头”矣。



李建树

偶尔获胜

(二字新词语)

昨日谜面：娃娃玩滑梯

(字一)

谜底：少

(注：以“娃娃”扣“小”；一撇象形“滑梯”)



“人群峰”

高晓建作

## 大岛茂又爽朗地笑了

胡海明

初次见到大岛茂先生是在重阳节的一次老年人聚会上，他高大的个子，加上那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来自东瀛。

或许窥出了我的疑惑，他开怀大笑起来，那笑声犹如东北人用大瓷碗喝白酒！“告诉你吧，我可是‘中外合资产品’啊！”大岛茂先生诙谐地说。原来，上个世纪的30年代末，大岛茂先生的父亲在大学时被征入伍，派遣到战火纷飞的中国黑龙江省，参加了那场非正义非人道的侵略战争。他在那片黑土地上生活了3年多，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他认识了一位东北姑娘，他们相爱了。由于大岛茂先生的父亲生性耿直，从一开始便痛恨那场战争，因此在军队里被视作思想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异己分子”。1942年的冬日，他被遣送回日本“深刻反省”。回到日本后，他想方设法把那位中国姑娘接回了同样饱受战争煎熬的日本。

斗转星移。大岛茂先生的父亲早已驾鹤而去。

他健在的时候，一直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嗤之以鼻，并再三叮嘱儿孙，你们身上流淌着一半的中国血，倘若你们今后事业有成，一定要去中国发展，去中国替我“谢罪”。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岛茂先生遵从父愿，来到了父亲曾经生活过的黑土地，从事保健品的业务，后来事业做大了，便来到上海开办了一家分公司。很快，大岛茂先生事业发展了，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常常向当地的养老院、慈善机构捐款捐物，他说：“这既是行善积德，又是替老人向中国人民‘赎罪’……”

有一次，他在和我的闲聊中得知一位九旬老人的长子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人乱枪射死的事后，他真挚而又认真地对我说：“我要登门去看看这位痛失儿子的母亲。”当时，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的，不承想，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约我一同前往。

那位九旬老人由于白内障，眼睛已经失明。当大岛茂先生走到老人面前的时候，只见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眼睛里噙着泪水，哽咽着说道：“妈妈，晚辈来晚啦！……”此情此景，我在一旁鼻子也酸酸的。

前一阵，由于日本的某些政要不顾历史事实，多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中学历史教科书等事件，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那段日子，大岛茂先生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并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明自己的立场：历史不容篡改，我们应该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前些天，我打电话给他，电话那头重又传来了大岛茂先生爽朗的笑声。他告诉我，两国领导人的“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让他又看到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美景……



夜光杯

## 做媒体要厚道

翟树杰

汽车傍着一条名叫望丰河的蜿蜒清澈的溪流，向着雷山县郎德苗寨前进。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汽车在一座飞檐翘角的风雨廊桥边停了下来。原来是热情的郎德苗民点燃了迎宾炮。郎德寨背山面水，寨前山径弯曲。一群群穿着黑色绣花便装的姑娘和大妈们在崎岖的田坎小路上设置了十二道“进山酒”，她们端着酒碗敬酒，殷勤地劝说每一个来宾喝下她们杯中的美酒。等你好不容易从酒阵中脱身出来，前面又有一排穿黑色苗装的汉子老翁在寨前高坡上列队迎接，手持芦笙、莽管，鼓腮劲吹，山鸣谷应，甚是热闹。往前走，寨门口站着两个美丽的迎宾姑娘，她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蓝衣花筒裙，颈围银项圈，胸挂银胸饰，头戴牛角形银冠，翘着一对银晃晃的水牛角，洋溢着苗族同胞对牛图腾的崇拜。

正当我们遗憾未能赶上过苗年时，郎德姑娘们却随着悠扬动听的芦笙，为我们表演起各种苗族舞蹈。苗舞的甩袖、转圈、舞绸，别有一功，非常悠扬、耐看。须眉不让巾帼，几个小伙子拿着芦笙站在铜鼓坪中央，热情地吹奏起来。十几个头扎黑头巾、身穿黑色苗袍的老汉老当益壮，手捧长长的芦笙，排着队吹着悠扬动听的曲调走上坪



醉在与苗胞的欢情之中。回到凯里宾馆，正当我们仍沉浸在苗寨欢的回忆中时，清脆的手机铃声响了，一个来自几十公里外凯塘乡深山苗寨的兰英姑娘得到消息，急匆匆地赶到宾馆门口要见我。此时已是月上东山时分，宾馆门口的行人稀少，只见一个清秀白皙的姑娘怯生生地站在那里。眉眼鼻子与她6年前确定为我的助学对象时，寄给我的苗装少女彩照上的倩影，渐渐重合在一起。我赶忙快步走上前去问道：“你是兰英姑娘吗？”

她用带有贵州口音的普通话欢快地应声道：“是啊。你就是马老师吧！我们认识6年还第一次见面呐！”我把她带到我们借宿的房间里叙谈。6年前的情景又浮现眼前，当时上海某报记者发现上海街头出现一些苗装少女、儿童带着学生证在行乞，说是为了回去缴学费。记者跟踪到凯塘，弄明白情况属实，便呼吁社会各方伸出援助之手。凯塘中学王校长在答复我时，给我介绍了清贫好学的兰英姑娘，

那年去四川旅游，曾经在一户山民家借宿。淳朴热情的主人问我们：“想吃啥子？”我们说：“你们吃啥子我们也吃啥子。”主人笑了，问：“你们能够吃辣？我们可是无辣不成菜的哦！”我用四川话回答：“要得！我们能吃辣！”夫妻两人就在宽敞简陋的厨房里忙活开了。我这人好吃也好做，就跟着过去，想搭把手。

地下，是一堆才从田里采摘的蔬菜，新鲜得让人感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根黑糊糊胖墩墩样子很丑陋的香肠。我问：“郎个怎么这个样子？还能吃

吗？”主人笑着对我说：“郎个不能吃？跟你说，你在城里根本吃不上哦！不要看它样子不好看，味道可是最好的哦！——我们自家养的猪，冬至杀了，取了五花肉切成丁，用各种川料拌匀，灌成香肠，然后放在柴房里

熏。香得很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每年要做七八十斤香肠呢！因为是冬至里做的，又经过熏制，所不容易坏，存放期很长。”我说：“喔唷！这可是真正的有机香肠来！”

边忙边干活，不一会，菜便择净洗清。主人烧旺灶膛，对我

说：“这里烟大，你去堂屋歇息着，等着吃饭吧！”

约莫半个时辰的样子，阵阵香味飘过鼻腔，我忍不住又钻进厨房：“好香哦！”主人边翻炒锅里的青菜，边笑着

说：“你晓得这是什么香？——不是青菜香，是香肠香哦！”我眼睛四处搜索，没见烧熟的香肠啊？主人看穿我的疑惑，腾出一只手，揭开饭锅的锅盖，一股浓郁的米香刹那间弥漫开来！只见雪白的米饭上横卧着六根香肠，我咽了一口唾沫赞叹道：“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肉味。”主人笑道：“待

会吃的时候看你还有什么词儿！”

开饭了！我真佩服这对四川夫妇，不过一个多小时的工夫，荤荤素素就烧了一大桌子。那颜色那香味实在是勾人馋虫！

香肠被切成了薄片，敦敦实实地码了一大盘，我挟了一片放进嘴里，唉呀！那味，我只能这么形容：这是我活了大半辈子吃到的最香的肉！我这么一咋呼，大家的筷子都指向了香肠，在赞不绝口的气氛中，盘子见了底。

真没想到，外表普通甚至丑陋的川味香肠，却蕴藏着令人无法忘却的内涵。

## 川味香肠

许晓铭



七夕会 美食情怀

## 『接头』

邵建伟

后来，我无意中从老太太读小学的孙子口里探得“秘密”：原来他们在交换隔日报纸。老先生是退休老师，一直订《文汇报》，老太家常年订《新民晚报》，为使对方能够阅读自家订的报纸，02室和01室“约法三章”：定时定点交换隔日报纸。

因交换已成“日常行为”，故每次没有“闲话”，形状颇似“接头”矣。



李建树

偶尔获胜

(二字新词语)

昨日谜面：娃娃玩滑梯

(字一)

谜底：少

(注：以“娃娃”扣“小”；一撇象形“滑梯”)